

覺
非
齋
文
集

覺非齋文集卷之十六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弋陽黃海選編
蜀府紀善吉文黎然校正

序

刑部郎中宋祥母俞氏太安人挽詩序

達人視死生之理如夜旦固無事於哀也而哀發乎
情情觸于目而後動故其發有不容已者孔子見
齊衰者雖狎必變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其必變
與不飽豈有意為之哉情之所感不覺爾耳後世孝
子有誦蓼莪之詩而三復流涕者門人皆廢而不敢
讀非不敢讀也同其悲痛而不能讀也夫安有身軀
友執親之喪沈痛毀瘠嗚咽涕慕如不發生者而不

為之動心哉此宋氏母所以有哀挽之詩也宋氏母
俞姓蘇之世熟人幼開嫖訊長而靜專甫笄歲擇配
下柔日乃歸于宋氏入門及事舅姑助順夫子以差
內政無有違犯慈而善教其子于祥字伯禎為刑部
主事封母為太安人今年夏伯禎秩滿陞郎中親舊
咸為之喜意謂母之命服柱考將及見其與子俱陞
不料伯禎未之官而太安人之凶詎至矣伯禎遠在
數千里外号頓幾欲絕為位哭數日甫得請將哀誌
至齋而南交游赴唁者無弗感動退而形之虛嘆氣
嘆以成音用悼太安人之誠行而緩伯禎之哀既成
行司其親友刑部主事魚君其來請叙夫詩之為叙
所以明作者之意而意有心之所發即所謂情之發

而中節斯不養於理矣為之守而傳之使後之子孫
知母之慈子之孝朋友之義無一不出於性情之正
者不亦宜乎

送太常卿徐公赴南京敘

由大理改奉堂官皆九卿秩是正三品等威鉤欠或
謂大理以平刑獄握生殺禍福之柄而太常與三禮
祇事天地百神其所職之異蓋相背馳者以一人
奉之難矣或疑是並不知本論也古之君天下者至聖
莫如舜命刑官而曰欽命禮官而曰質以其職難異
不糺乎一敬而已是故敬以明刑則其平如衡敬以
事神則其假如響由其主一無適故用之無不當也
初何待厚之有哉徐公

是而禁小卒之功及長其罪以是而收大卒之效
逮其質與而入管也以其而收諸人而造士其衆及
登朝且待。土左右以可。獻納地畿而事密又以是
拜其身未嘗必解宜。由終事中超。畏大理卿居
穀歲時則不生而寃。去蓋亦以是為主焉。皇
上新承大宝洪偉。太祖皇帝肇造區夏而宗廟
陵寢在南京者必得。請議厚重之人以典明裡庶幾
稱崇德報功之意乃拜公太常卿乘傳以行郡邑游
居之良出祖于旬翰林。祭后以文。其排公久慶清
要而不失令名非。敬何以至此。且以之交神明
則又專且大矣公其忽之夫敬道。所以成始而
成終者也果能此。立天下詎有。為之事哉公

他日即當鈞樞之任又有舍是而他求耶

螺城集序

三百篇以降更三四變而為律詩而謂之律則有
規矩準繩若不可率意放逸以出奇異也初唐變
五言雖未能盡去梁陳之綺麗而忌致幽遠有不可
及者至開元大曆五七言則渾厚和平無間然矣中
唐以後作者刻苦以求痛快無復前人之沈渾而正
音漸以流靡矣是蓋有關於國家氣運先儒所謂與
時高下者是也宋之諸賢矯晚唐之習不尚風致務
求理勝是又其一亦也元初繼起文敏公徑入杜少
陵閫奧而從容乎盛唐其他諸公不拘拘於唐人傑
然各自成家然於音節韻度視僕自不同矣 國

初諸老以詩鳴號大家數者非一人至論律詩之工
必以溥舍人長源楊憲愈孟戴全室復公數于豈數
子之李盡出諸老之上哉正以其不肯筆意放逸以
出奇求異而自然從容於智人之吟域也由是觀之
詩之變至於律而微舍唐人之矩矱以自成一家殆
不可也矣予友海昌孫公子良少從明虛白先生游
虛白之詩蓋可以伯仲前數子者然予良早有能詩
聲及入太李李進士出入館閣為文司馬選部郎中
又南入交廣北游中原凡海內名勝之遊目之所歷
足之所履登臨感遇一發於詩多至千百篇題曰螺
風集予得而讀之其古選樂府五七言歌行雜詩全
而望其門牆至於律詩之和平純熟乍讀之若無甚

難有及吟詩數四試欲橫畫一二與之相角若疾奔
以捕逸足追之益力而去之益遠然後知子良之詩
入唐人之室者未可以膚淺窺之也惜今與國初
數子衰衣危冠揖讓於一堂之上不知孰為左孰為
右也東坡讀韓文公盤谷序謂不如且放教退之獨
步子於子良之詩亦云

贈刑部員外郎甄君陞秩序

大臣之當務無急於薦賢蓋難於知賢知而薦之
以報國也故曰上臣報君以人然人之才易見而德
難知務才者終於進取恒術能以求售惟恐人不知
務德者退然深藏以其能問於不能惟恐人知故以
在受知者易而以德受知者難近者大司寇奉其屬

七人由郎官後大夫之列人咸以為宜其一則新舊
既完克脩予友也予蓋稔知之矣其為人也清而慎
遜而和口若不能言身若不勝衣由明經奉進士為
秋官尚書郎賢而能文章以其所賦者操觚習名法
若决大隄之防而注一諸壑沛然浩乎何有坻滯故餘
灼見獄之隱情而必存哀矜焉公退居私第輒閉戶
讀書門巷無足音曰既乘堅策肥揮霍當路者若無見
焉嗚呼謂務德而不術者矣而大臣乃知而薦之以充
脩一人視其同外諸公率皆務德者矣務德者為刑
官則斂恤之心勝而慘刻之禍自使民日遷善而不
自知庶幾先王無刑之治可得而幾也山東司郎中
錢苑周君樞與予不脩同僚甚相好於其遷也徵予文

以賀夫務德而不求人知薦賢而必以其德皆非私也矣其賀然而公道明能為朝廷得人又矣而不賀

齊山壽藏八景詩敘

富貴利達人事之偶然代謝亡續天道之自然知其為偶然也矣以泥知其為自然也矣以諱不泥不諱所以曠視如浮雲而達觀若滄巨也是故非天分之高李力之至積盛之熱不足以語此吾今見其人焉江浙左布政使三山黃公曾預管壽域于齊山之陽示為他日退休歸藏之所又即其山川水木之勝為八景要同類之善鳴者賦之徵垣退食擊節而歌常若身在故鄉而日接其景也蓋公穎悟絕倫究覽宏

博永樂中奎進士三歷大藩而位上卿專方伯之寄
二十餘年其於憂國愛民見諸論列者未嘗患失而
所有不盡其心 朝廷方倚之以又安東南之民借
令由是而入秉鈞撫當輔理之重孰曰不宜顧乃於
安富尊榮之日而為澹泊寡慾之謀豈不以偶然者
不足泥而自然者不足諱邪夫人之志必先定而後
思慮精物各得其所止觀公之趣向若是曾何毀譽
忻厭有足動其心哉宜其於閫外之事方端千緒應
之次第而處之無不當也公來 一春師以茲什徵序
既不得詳復賦八景詩各四韻係之序後云

錦屏瑞日

旭日離海底光燄萬丈長
遙岑落葉翠巖若雲錦華

鏡屏倚空青可望不可即
得凌風翰一覽周四極

石洞晴嵐

何年鑿渾沌一竅與天通
自闢古仙人燒丹石室中
丹爐火尚溫朝朝出雲氣
結成五色紋流光照福地
印岫波光

香湖方領波方山出波面
龜木互交柯四角如結篆
直前卜住宅對崇正當中
青鳥有明驗世世受恩封

筆峯雲影

遠山高插天銳若卓犖
飛雲在其下雲破見山影
春夏雨不改朝暮三氣
岩巒佳獨有菴中人目接
心已諧
梅溪春意

亂山一溪寫源深流正長
何當窮又候方木凍必僵

忽逢羅浮君巡簷宜露以復見天地心南枝已先吐

拍巖秋容

鳥道險梯嶺古拍蒼蒼翠秋声出万壑凉颺入神會
憑高試一望百卉具已彫乃知紅與紫難禁搖落時

碧海銀濤

颶風捲海水長驅三島東雪山幾千仞一葦觀緣巖
哲人自知幾買心待歸老亦有船上商竿縲到天晚

黃岡綠樹

黃阪何遠迤綠林正迢遞三冬摘黃柑九夏剥丹荔
鄉山有真樂功成身早閑山灵知此意慎勿掩雲關

贈儲脩誤叙

皇上初紹正統富於春秋大臣謏議以涵養聖天子

俊道積厥躬德脩罔忒事大體重先於此乃詔開
經筵擇端重老成之士務明正學者為講讀官既
取之館閣又學求於一侍從百司之賢益極一時之
選也丹陽諸公世績以吏科給事中入侍經筵適
當九載攷績遂擢翰林脩撰奉職如初太僕少卿王
公希仁嘗與儲公同震禁近甚相好也來微言為
公賀夫講令明理以輔君德尚矣書之所載間見於
謨訓誥命之文者皆是也漢唐以下始有講讀之官
於是乎有石渠虎視之名弘文集賢之号其待遇雖
隆大率循故事而尚序文者多求若古人之納誨沃
心者蓋鮮全惟宋朝經筵尤重宰相領其事講讀官
皆名儒然而陳善辨難如程朱二先生者又輒為小

人劾去蓋上無明斷之君而下有讒慝之臣邪正迭
於消長故正卒危而不行良可嘆也 今天子聰明
睿智漸聽如流其 聖回天縱也而又加多講孝之
功以緝熙 聖德使久久成熟純亦不已以臻二帝
三王之盛斯世斯民一何幸歟況二三大臣持公道
而無偏私儲公業精而行脩日以程朱孝進對吾知
其道行矣

送禮部郎中王君拜官叙

恢廓沈厚士之器局也疏通捷給士之才幹也器局
者才幹之容才幹者器局之充無以充之則病於濶
遠無以容之則失於淺陋濶遠於事不克濟也淺陋
於事尤不克濟也必具是二者乃可以任重而致遠

然前才幹常有器局不常有也。有器局不患無才幹也。器局本也。譬之舟車焉。器局可以受堅完。可以負負而不能任重。致遠者。末之有也。故君子論士必先器局焉。三吳之秀鍾於雲間。雲間人才之生。際全盛之日。故外而覆高位。專方牧之寄。內而受知遇。擅詞垣之華。紛紛相望。非可以一二計也。今而又見王君焉。君名某。字士安。由太學上舍生。舉主禮部主客事。九載考績。超拜本司郎中。為人氣岸瑰偉。性度簡默。臨事安詳。絕去矜。擬操而掩之。不見其清濁。及徐而察之。條理整然。在官十年。嘗往來合。量海船。玆具給督漕運餉餽事。無抵滯而怨。不與上下宜之。聲稱合一士。所謂有器局而才幹隨之者。君其人歟。特是

以躡武郡之顯者文字策可先也予嘗聞其大夫蘇廙
朝以仕歸尊公附以孝行稱于州閭伯父令甘泉相兄
令淳深法自有善政然則士容之賢蓋得之滯染云拜
郎中命發日交交之良亦勸為君賀而微辭焉余嘗
一再接君羊采心竊器之而右司諫姜君所以稱之
者又符於予乃不辭而為之叙

送王大經赴溫州司訓叙

宣德中大經侍其先君官于朝而予居為此隣予
初未識大經也一日偶於他人卷中見其所為文讀
之不竟縮頰唾舌汗出浹背亟邀見之大經始來過
予迎執其手謂之曰子之賢若此日與百律不為
何相見之晚耶大經謝以無介紹者自是日相過從

甚洽予嘗數從其先人講慕大經每暇勞於親劬恭
董甚雖細微之事必躬執之且尋事其繼母撫二異
兄弟尤篤因又知予所以起敬大經者直餘事耳亡
何大經以父命西還灑不相見者七年每從人論士
必首稱大經之賢見鄉人必詢其視履且知教為藩
憲大臣所辟皆辭不就今年春始以本州訓導強起
之至京師胥會于舊寓如渴得蔗冰心目清爽款語
不能休後數日予以公事往南京及還卧病數月意
大經已之官疾間問之乃知久候銓曹秋八月始拜
命行之日方媿無以為贍而其鄉人復來微言老
病之餘將與經積絕爰於大經膺得已乎揚子雲曰
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不為少矣今朝廷

於各方岳別置按察官一人以專理本校正欲為師
者以身為教也若大經之文行足以當之矣况盪之
文獻甲於西蜀後又在官而柄用者不少詩自今以
往得良楹範大器益將磊磊而出矣

崑山八景圖詩叙

山川清淑之氣行於地中無時而或息其秀之鍾於
人亦無時而不有然豈得人人而鍾之蓋亦求一二
於千百焉爾故鍾是氣以生者譜之間氣間氣而生
必有異於常人者矣是故遠則建功業於當時第第
垂美名於後世而山川之秀相而於無窮豈偶然哉
會稽佳山水名聞天下自大禹巡狩會諸侯而有哉
之穴跡躡之峯春秋之季越王勾踐有孤負之山

祭天之臺漢有孝女之江晉有脩模之導訖友之漢
唐有勅賜之湖功業雖有窮達之不同而名與山川
相與於無窮者則一也禮部侍郎章公尚文世為會
稽大族公之高祖某宋景定間擢鄉奎策一人宋亡
不仕曾祖以下三世務德勤善積百有餘年而始發
于公以明經第進士當長陵臨御之初銓志右文
公與同年二十八人被命讀未見之書於中秘閣
以上應列宿睿注隆極期成大器一以光輔帝
室後公由部曹郎官再轉而陞樞要碩德令望日新
于位仲子紹登貢甲躋武鄉用邑大夫以其祖孫三
世並顯科目乃表其里門曰三桂公遂作三桂之堂
於龍山之陰以擅一郡之勝而向之名山古蹟所謂

八景者煙雲竹樹山光水色朝暮異態文集目前公
在京師而蔡祥之念往來于懷乃命工繪事者圖其
勝而寓目焉黃閣之舊瑤署之英麗藻述發溢于篇
翰公不鄙予不文以叙見屬竊惟江左衣冠文物之
盛前有東晉後有南宋皆鈞裂靡亂之世猶尚如是
况光嶽之氣完全混一如今日者乎然則鍾是秀以
出當盈成之運以建功業垂美名使山川因入而
益勝相尚於無窮者非斯時乎哉非斯人乎哉

鳴志集序

永樂初耐軒王公為翰林李士詩名雄一時其詩與
亦甚嚴每見其所稱而畏者必曰傾允迪氏而不以
識之宣德中久居行在獲與昆陵薛君領帶為文會

交往來甚密每見其論詩區別精到意其必有師承
及問之乃知其為允迪高第弟子也亡何復常授官
三衢瀕行過予別袖其師所著鳴志集一帙予曰
幸為我擇其尤精者將餞梓以傳予受而讀之數日
如乍入武庫衆宝錯陳光耀炫目不可擇而取之也
又如身在廣筵術陸駢羅膾炙迭進不暇決指而知
味也乃知耐軒先生向所稱而畏者非虛語矣嗚呼
詩固不易作也尤不易知也况知之而能擇之者乎
古今選詩者多矣宗工大匠巨眼灼見然後乃敢定
是非審取舍而後世猶或有好尚之偏趨向之異而
不能無憾者况庸庸謬妄者乎而敢犯是不避者
乎雖然詩所以言志也允迪生際維新之運抱有用

之才而退居林下安貧樂道以養其性天發而為冲和恬澹之音近不至於俚麗不流於淫奇不過於俚氣象油然而天趣自足孝友諄然而倫品薦至讀其詩可以想見其為人矣五言古詩寔窅陶韋出入王孟律詩用事切當類劉長卿音響幽麗若李義山許用晦歌行有快氣絕句入晚唐今於其全集申擇其意工而語絕者用殊墨識之其不識者無幾而猶不忍棄歸之薛君知師莫如弟子君必有以教我矣

送徐拱辰膺薦上京師序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子路使子羔為魯宰子曰賊大人之子夫開不肯自信其已能而聖人說之子路強人所不能而聖人惡之聖人之

欲入務實也如此哉且孝古入官古之道也豈孝矣
尚不肯仕况不孝乎為政之道布在方策有大小緩
急之序有施為節目之詳體段具在章章可考必讀
而後知講而後明其造詣也真其存養也熟事物之
來隨而應之無難事矣不孝之人既不窮理何由應
事譬之操舟者無楫雖有技力且無所施其克有濟
乎而世復有讀書數千百卷操觚吐詞出入經史頃
刻方言而不知止及分職授事牽制掣肘無一字可
用鄙夫俗吏授事筆笈簿書者得資足走以藉口曰是
儒者也足讀書錄之空單者也噫世謂儒者大言無實
莫過於用正坐此等輩尔豈聖人所謂有用之儒哉
徐君拱辰質美瑰且孝為文章務明理以達於用議論

識見度越人意表確乎有用之才也家貧以行術教
授河里取給養母澹然無仕進心朝廷下詔求賢
當志者以聞拱辰不知也逮部符下拱辰蹙然曰
讀書求道茫然如捕風自治且未銜何以治人是幸
非知我者直病我尔或曰有位者做若苦不多見君
之復尔他人必之何哉適丁內艱未果行甫服闋促
以三四至乃行行之日邑庠士友素善拱辰以子處
其師友間來徵言予謂拱辰懷可仕之才而志如漆
雕開之未信負多李之美而慮有子羔之失讀聖人
書是若可謂能務實矣是行也人民社稷之寄近在
朝夕方將展布四體以行其有用之李斷不為大言
然實之儒庠制掣肘以貽鄙夫俗吏之訾詆也較然

白矣

送守元徐先生還神樂觀序

五經談揚謂老之孝謂其外倫品以自高不能無
鑿於先王之道故每於其徒因一端之善輒引而申
之得有所入於正若孟子之於夷之韓子之於
文楊是也然而生質之美固有彼其所之服而心吾
儒之行者又烏得而深議之哉開化有為老氏之孝
者曰洞明徐先生居里之清源觀其徒三人曰應真
号守元曰應玄曰應常皆善輩其師而孝其父先生
於其徒嚴而善教每對客坐三子皆屏息立侍或終
日竟夕無敢歌側命之事未嘗以析寒暑雨暘服勞
命謹膳羞起居之奉有孝于慈孫弗能過者永樂初

中元受辟為神樂觀道士又明年其師化去守元聞訃南向号泣以首頓地悲不能持復質衣幣具儀設位哭奠甚哀應玄應常於其師之病且革侍疾殯殮莖祭無所不用其心心喪畢後龕奉其像於脩息之室旦夕必稽顙致敬出入必告有新物必薦獻凡事必咨禱若未亡者迄今不以懈三年守元以母喪例得歸還卒矣守元即歸清源顧瞻師之丘墓與其徒遊處悲愴焉弗忍舍也予方患風痺不能良行庶玄明實氏流注錢法往來為子治疾因告予曰某與守元兄皆髫年同侍先師寢食不相違者三十年疾言遷色曾不少見顏面及守元兄遠去而吾師謝世踈離遠今懷不能已幸胥會未幾又將別去為之奈何言

某既歛歔飲泣不自勝良久復曰吾師與先生締交甚深師弟子之間知莫先生志守元之行願得一言固踰於南金之贈也故稽首載拜以請予嘉其志告之曰吾儒之教不過曰忠君弟長隆師親友而已守元於君親之恩既不敢廢而二子於師友之情義又如是之篤是則雖被黃冠之服行與同乎儒也而世之裁章甫曳逢掖者或不能然何哉異其服而同其行不害其為同也服同而行異乃始為異尔三子之異而同者予既本以為守元贈而其同而異者吾徒又重有警也

徐氏家範序

徐為獨族之望有居關化之富陽者上世以組織文

綺為業精藝甲一郡洪武間兄弟十數人雖同一室
居各分財異爨越三十年其名籍隸工局歲課率計
丁輸官既各營衣食日不暇給公私負逋上下厭苦
之一夕第兄露坐月下官方責逋課甚急計無從出
偶相謂曰吾祖父居此能雍睦其家而門戶日振自
吾兄弟踈背先志各妻其妻子日見削弱今內無理
家之長外無應後之丁各自救顛隳之不暇况能
其家乎乃自相謀議共推伯兄為家長盡出各室之
歲不問其有無悉輸入公祭毀私廬之飾金合而焚而
食於是綜理有度費出有經應役者有任有司遠者
有專切畊稼服勞商賈輸力以至文婦之織紡蠶絲
之洒掃莫不頰首惟耳降心聽命各無廢事終稽成

功未成故妄播然有效此願疏果待治長茂生羊鴨
鷄字育蓄息若有無知之者歲時使臘染盛之供祭
容之奉以及長幼衣食取足寬裕不見匱乏工局之
長率加礼兒鄉之著姓暨其婦黨咸稱羨而慕悅焉
居歲餘復相謂曰御衆不可以無規持久不可以無
法乃斟量事宜條畫極懇謂予求正其是非以垂示
永久下惟天生人而均其恒性未嘗以貴賤智愚而
損益之是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惟蔽於物我
之相形汨于利害之私而亡之遂至戕至息為仇讎
視手足如胡越者比比皆是是有能因一念之頃善端
發見擴而充之不可勝用矣徐氏分異三十年一旦
良心發見合總服而同爨無敢有間言者由是見天

理之在人心者未嘗亡也金華浦陽鄭氏自宋以來
合族而居凡十五世累朝旌表其門而當代名公鉅
儒黼黻頌美義聲赫然至今蓋由造端者立法之善
而其子孫讀書行義善於守成故也今徐氏固未暇
憑君詩禮如浦陽之族比然自今以往當漸求有識
之士以教其子孫俾粗知禮義之方駸駸為士族則
不患其家之不成也子因徐氏有志於睦族而深喜
夙俗之歸厚乃度其能行者為潤色成章復序而歸
之勗其久而弗替也傳曰有為者亦若是尚勉之哉

贈汪彥直序

予有從叔父年七十餘忽患肺氣逆引喘急不得卧
身作寒熱戰汗出心忪忪然靡寧日者以其始生

歲月日時干支生尅雜之又值阻運前後諸醫皆曰
年既虛弱而病且增劇恐不能療輒尤豫弗敢攻患
歲三月日甚危殆其子志孝慮其行將溘逝食言汪
君亦直世醫也精敏有至蓋招致之齊直既至視疾
家人具告以日者之言直曰吾祖有訓子孫玉行
醫慎毋惑於謀命亨否及妖誕之言以自疑沮其心
而亂吾術故吾但知治疾而已他弗能知也因曰喘
逆不得卧病在肺戰戰汗出怦然弗能食飲病在脾
脾土也肺金也脾滯不能生肺故溫熱相火客之而
增寒壯熱治之之要合先補脾土毋強則于壯客邪
不勝真氣病斯去矣乃先和其中心氣然後洩之以苦
散之以辛經云宿客熱既熄風邪亦解未盡一劑眾

疾脫然又數日啗食噉飲若強壯時志夸謂予曰彥
直良醫也蓋為文以張之予聞之故老言汪氏之先
有字子恭子札者兄弟皆以醫顯于宋季其後曰彥
英曰雲冲曰思冲曰濟與曰則安曰叔庸世濟其美
而濟而益肆力於文以儒術文其醫辨傳理奇尤見
重於時所著傷寒治人百問出入張長沙李東垣之
間奧而歸宿於素問難經無少滲漏又嘗取其累世
活人著奇效者次第病源傳成之詳為汪氏集效方
若干卷傳之子孫仰守而行之若螭照龜卜是屢無
爽彥直之祖父暨其昆弟皆以儒而業醫故汪氏之
醫甲于衢郡遠近稱汪氏必曰儒醫不敢以尋常方
技目之也嗟夫醫豈易言哉程子曰病卧於床委之

痛醫比之不慈不孝故曰人之司命而或以率易齋
淺之見觸途冥行是直以人之死生等視爾豈不
大可惧哉彥直年富性敏自今觀之已不媿其祖父
更加以老成更事詎可量哉彥直慎毋遽自足尚因
先世之論著以上所軒岐之指歸俾江氏之世業益
以闡達吾於彥直深有望焉

卷之十七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陽壽選編
蜀府紀善吉文黎紘校正

序

贈並巔先生序

並巔先生番禺人嘗得異人之授能令居雷雨役使鬼神拘囚魑魅鄉人遇水旱疾疫輒請之求救皆所然應之率多奇驗遠近神之邀請歲率予妻為望雲先生於里巷中未能究知其道於去二十餘年予亦卧病菴溪之上先生忽過予睹其神完氣充非昔時此意其有道人也因詰之曰聞先生煉服有年時復洛科於人入皆傳先生能呼召雷雨役使鬼神

魘魅何道歟對曰能知其所以出召之可也其情狀移之可也風雷神鬼尚然况魘魅乎予曰其所以然之故先生瞑目坐弗應良久瞑目顧曰山秀色可憐予不欲強之使言遂別去明日里人張氏詣予請曰家人適感疾若為物所憑先生一怒罵嬉笑恒若有神隨之者物怪既熄病間矣以金帛弗色喜也真欲得君一言敢以為請予亦未嘗窮必其信否而張氏所言仍若是信有之乎古之所謂方士變幻詭異或載在信史或為士大夫論著率多有之是亦不足以為異也繫之以詩曰我聞神人所居多在海上之仙山吐吞元氣吸沆瀣飛霞碧露為朝食時復弄神通馭氣遊塵寰或佩雙龍精入

海斬妖孽蛟龍流血水為殷醉麟鶴背收殘
落月秋波寒鏡向青天飛霹靂或從赤地流波
生早年遇其人授以絕禁路仙班摩子閉五雷付心印
撞破一竅通玄關有時禹步踏北斗千捧神劍登瑤
坛天丁地祇尊号令上下奔走無時閑山體道影木
客死况敢負固猶冥頑昨宵避迹避水上布袍寬袖
頽溼丹意謂先生似有道胡不更入雲林深絕屢坐
煉七返九轉之大还龍升虎降媿文笑坐令白日生
兩輪從身直上古亦有勿謂青碧無路難路琴

趙氏族譜序

常山趙文正氏遺其子某持家乘宋求序蓋宋為
空也自藝祖以下各有位号封拜遷徙日月且盡廢歷

可考信不誣矣宋自建炎已酉南渡紹興戊子定都
臨安至祥興已卯一百五十一年江南遂為元有百
年之間其族屬散處浙東西吳越間至于今又一百
五十歲矣元以夷狄主中華於趙氏為勝國故宋之
子孫仕元者鮮至以文敏公之才美而人或非之况
他人乎常山趙氏效世以來多肥遯帝釋天朝薄
滌胡氛發舒華夏之氣凡趙氏之族屬在東南者祿
祿為簪纓世家揚趙亮英屬梁仕進固可喜也於是
文玉亦刻意教子孫將俾之踏仕途以光昭其前人
又潘陸恭誥謀脩之弗遂以貽來世與宋南楚屬
同一興起感德之機也嗚呼夫高之守其墓不德而
謂敏之士深惜于周趙氏之宗不辛陸沈于胡虜

之手一二百年合塋忍耶必待 聖人受命始為之
袪除深雪申後屈抑使復見天日九宗之支流餘裔
苟有水本本源之念者其感戴 天朝之恩雖百殫
其身尚不能報豈徒若啟之膚敏之士從事裸裎而
已哉趙氏之子孫尚因是譜克自振袂期效用于時
以補報哉 皇明無窮之大恩用無忝祖宗于地下
尚勉之哉因書以為序

趙氏家範序

天倫之親父子兄弟居其首吾之視吾諸子猶吾父
之視吾兄弟也吾諸子相友愛則吾心悅焉華奕奕
吾心感焉吾父母於吾兄弟其心豈異是哉是故欲
吾子之孝必先孝吾之無欲吾諸子之相和睦必先

友愛吾之兄弟所謂身脩而後家齊者也而世之人
視己之兄弟如仇讎而欲責諸子之相友愛待己之
父母若秦越而欲求其子之盡孝養蓋亦不思之甚
矣故凡理家者孝於親友于兄弟必以身先之俾知
倫品之至息出于天性上行下效不能自己然後以
礼法防範其不齊斯可也矣常山趙文王氏隱居金
川之上子三人取婦生孩環旦教十人文王治家有
法孝友天至教諸子嚴而有恩雖甚愛之必有過失
必痛責未嘗姑息子孫皆佩服庭訓誨諭無違礼諸
婦亦相愛所御服飾雖出自父母家惟取給日用
一錢尺帛不敢私蓄燕入公帑有無共之不聞問言
者則罰若于條先之以奉祭祀治喪祭冠婚之儀

嚴齊葬之事次之以賓客親戚之奉

睦宗族有道接鄰黨有札訓于孫惟義方是尚

妻則准燕燕施以至飲食之節服用之度身財經營

租利歲入為裒多且血食之宜制量入為出之節有條

而不紊持久而無弊既彙粹成編請予取序予閱而

喜之為之言曰甚矣哉唯睦之難也父子兄弟之且

本乎天傳其幼也未始不厚及陷溺於妻子之愛其

法也不能不乖故子朱子著小孝書於明倫之篇丁

字反罪既廣之以先賢之嘉言復失之以古人之善

行未始不以婦人言為戒而潯陽鄭氏桂表編載言

望凱誠之詞於毋聽婦言一句始終宣告其意蓋以

人家不睦患由於此故也今文正之家於倫品之觀

既已焉好而又能以禮法持循之其無是慮也必矣
 雖然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誠以作始非難
 而持之為難耳趙氏之子孫是常尚當心父母之
 訓其妻子使一家長幼皆同如心者自盡以相
 和睦俾浦陽鄭氏不為美矣
 文王深有所言

有孤圖

有孤圖者維也人徐君其臣之所拜也其年
 其父二弟皆在在如孩提其家女弟
 績之勞有諸孤底于成其衣如未
 校中日誦千言其壯齒士林
 壯而夫達復入庠序先行蓋有名其衣既歸父弗
 亦

爲婦夫人尚康強遂効力盡于職人心必脆甘衣必
輕暖居處必寬適每憶兄弟爲累府順逆則狎而獲
擗矣則爲梯以馳号衣於先寒待哺於未飢外不諳
應門而內恃其嬌癡吾母將迎類順左望右誤若是
之劬勞萬狀每一念至汪然出涕歎歎弗自勝雪舟
子繪爲圖士友詠歌以發其意而以存屬予予以表
病久不能答拱辰膺薦書部符下起之以毋重其
去母後以疾竟不起拱辰哀毀決不能生服闋朝
京師授官寺閣臨別申請益薦予謝未達抵官貽書
曰是圖之作與及親時將以悅其心志既又無及使
某苟符周旋九旌以聞警咳登壚壘以望松楸焉
如見焉今而居遠方羈宦跡早作而視非吾主也夜

息而休非吾所也睽離親戚而奉思之念益切先生
幸憐而賜之一言使某得即是而盡其思焉今得書
感動為之言曰禮云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是
百歲之中君子思其不可及者而先施焉拱辰子嬰
不天獨眷其母又不及見其榮顯而終享其榮顯
復之劬勞而報施莫及罔極之痛其有窮乎夫既不
可及惟當果於為善以盡力於君則身立名歟而祖
顯矣報親之道莫大於此則是圖所以始終其身者
既曰無補歌曰東林烏行哺雛西家有母方有孫
烏能返哺孤養母天教報施兩得所一朝無母將奈
何溯憶去日劬勞多夢我無聲淚湧淮東賦盡尾畢
題揚名顯親真之美請君看月孤圖

徐氏家系序

邑縣治之西偏有地一區曰芝田寬衍夷曠第宅
相連萬莖構私敞有清池松林之勝著姓徐氏世居
之徐本伯益後至偃王始大春秋時因封于孫以國
為姓散處青徐沿濰間唐徐世勳在太宗朝有佐命
功賜姓李氏其兄世鎮與其子世光不忍忘其族屬
又懼滿盈南遷吳越間抵信安開元鄉之秀歲至水
其山水之勝遂家焉即真地也墓在甬門今甬行歷
唐宋累有顯人有諱構者宋翰林丞士與程北山及
善往來詩文多載北山集中仲其宋承奉郎制機有
文孝德行為里俊師号冰淮先生子君軸登成進士
士策令烏程從弟子第宋鄉貢進士李者遊

秋澗先生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二子時以儒顯
仲子參為慶之縉雲教諭李雲村庭李為宋宗士
馬奉義兵應文天祥以圖興復婦老以憂憤卒其
曾孫克佐以文子為麗澤書院山長益大其家業其
他群從子姓服膺庭訓蒸蒸以善自給惟恐忝厥祖
故居官者無曠強之譏不仕者皆巽寇方緩表儀鄉
里文李操行度越流輩是謂文獻家他族莫敢抗焉
予生苦晚不及見前輩儀說而其流風遺韻貽訓于
孫獲與游慶者皆彬彬良士稱其家兒也暇相與談
曰譜牒不脩一再易世忘之矣何以對諸後迺增輯
舊族紀其族屬以世鎮為始遷之祖迄于今若干世
疏戚頭晦端緒可尋裝浩巨帙倣歐子年譜例為

氏家乘既成采徵序惟等纓大族何代無之然有更
數十世弥久而弥盛者亦有一時傳而民或無聞者
豈不有其故哉培仁植義以詩書為訓者延世越墓
也貪媚苛刻以利為訓者速亡之速也今觀徐氏之
始作益以功封偃王以仁讓而世鎮父子恭親謀利
以存其宗禩後世子孫或忠或處皆能相傳詩禮以
忠義為訓徐氏之缺守其宗能久而弗墜者非幸也
宜也視世之際華塗冤昏冥具以至帛告色嗜軒訓其
子孫而自取滅亡者孰得孰失徐氏子孫尚因是語
勿忘前人之訓懋自樹立則自今以往雖百世可知
也若曰詩書仁義之言迂遠而關於事情不可以為
訓而更求速效焉予不敢知因書以冠下家乘之首

東云

東阜唐詩序

予友徐叔謙氏為其尊翁伯昌先生所愛于金溪
之東金錢之麓去家僅半舍僻峯迴抱谷奧而新列
嶺嘉樹森嚴巖窟成而母氏卒遂寔焉叔謙躬操
斧鑿居其事對樹固飭遇風日佳勝則肩輿奉父往
遊焉以為常伯昌先生年登八十筋力稍強耳目亦
矇矓遇客揖讓不屏走趨窺明几淨蠅頭之字可喜
也叔謙常謂予曰甚惟與及親時為營解載之空俾
耳聞目見以慰其心不幸吾母死其月終天抱痛肩有
絕極痛羊舌父康強有與柱遊不知冊有幾何一
念至甚懼其集先儒所謂壽考有以也雪舟子為

我繪為圖目曰東阜雲楸頤一言以發其義將荷之
高堂以娛老親之餘日復以寓母氏無窮之思焉予
作人子報於其親無所不用其極而聖人則曰生事
死葬事親之始終情矣子之事父母竭其力而莖母
復盡其禮地域之經營雲楸之瞻望生存者樂之歸
藏者安之是圖之作孝之至也輒曰不宜叔謙伯元
道州李正叔署丞嘉而樹於文二李皆有才美類咸
謂伯昌先生有子云其詩曰金錢之山不遠而來駐
于溪東其下盤礴其谷遠迤勢若游龍溪流淙淙淅
瀝弗激混混弗窮爰下歸藏維山之麓高外坎中藹
藹穠嶺白雲護之色積而蒼月暄日妍扶杖整屐後
先群從雁眉鮫背載休載經其宗融融下有幽室扁

送王子馬鬣其封步圮登歌瞻望弟及子懷冲冲祭
存城亡兩情一致嘯克克先同我存最詩以頌以咏其
碑形容

贈唐判府考績序

天下之物純乎真而不間以偽乃能久而無斂荆揚
之金至堅重也奇雜以鉛鐵雖鉅錢文蒸鍍飾光耀
以取眩一時又則磷蝕漫滅不足觀也矣吳蚕之絲
至綿密也苟雜以麻桑雖細織綺麗繡績黼黻以求售
目前又則糜爛離紕不足觀也美其於人也亦然思
所以為仁子子以為義卑卑而恭祭祭而辨入莫不
畏敬慕悅之一旦臨小利害薄然亡之矣性非不善
也才非不美也偽者雜之尔君子之心坦然明白如

天賦日開所瞻照入無纖芥莊類蔽蔽於會書其
駸奮懽感幸無動於中猶物之不致飾而本然之
有不可掩者何哉純乎真而不間以偽也
符見判府唐侯馬侯由名進士宰劇邑余身守再
今官一以其本然無偽之真而行其虛行之誠夫無
賢愚且晏服侯之真侯亦自信其居之不疑侯之
于亮以青年取上第為庶吉士于朝行博通其矣
濟陽江素心以亮有從游之好復甚知侯侯之
考績勸予贈言予憇且拙自好任真以華於世而
鑿圓枘每弗能合侯蓋恢恢乎無間然矣予亦以
為師自反而勉焉味夫南金之真斯可以成其
稱副輩六班之美吳絲之真斯可以成其

衣編裳之恭孰謂其隆位輔大業者有不待才德之
真其子冊有望於侯之是行也

送夏衢州考績序

作邑有異政膺顯擢者有矣自今而超遷二千石者
蓋勳即魏多刺他州未聞自屬邑而監本亦自屬邑
而監本郡固殊遇矣然亦未易稱其位也 且以下
位卒而加之一郡之上向之承運風俗者今而為君
位向之受避而不敢慢者今而為君役者之受際慕
悅者今而為君屬者或無道以主之在哉 且而不
安在彼則鬱而不平以不安過不平不為隱憂者看
者然希淮南復公由開化令擢守三衢蓋自偏區而
監本郡者其魁偉之官所至皆舊人下車之日人人

其不煩言帖耳降心聽命之不暇出令禁其若風行
草偃故三年而政成治益益以振奇非抱服人之德
且衆長之才能若是乎哉昔人有論郡若若若入相
而損益優於此而劣於彼者也公昔日為公昔日
而為令為令有聲擢而為守公又有聲擢而為守
益尊士必日益著不為昔人之優此劣彼也
公稱述職 京師司訓江子廩舊處公
宋歌善政以為公饒來徵子之言子辱知
敢不言

贈汪叔溫序

某抱病卧篤門下有急足致郡太守
命曰僕素厚存弱多病自官于大未由

年矣朝夕恒惕若懼無以宣

上德

下情

躬盡瘁以求稱其位故位日益隆責日益重而病

益增積憤焉氣鬱而不舒心勞而力耗然藥石之

非一七醫師之用非一人徃証叔温氏独能存子病

而藥之故服其藥即平藉其功而虛其報者幾矣僕

聞君子贈人以言既率士林歌詠其美矣予為我

之叔温予友也其上世以醫致顯名者往往而自至

叔温又克之以孝問哉其術益奇為長醫之望良

公卿間澹然不以為榮予每見叔温未嘗不敬慕之

自以言不能文不足以章五口叔温之善人正好以

之命不可得而辭也君子脩其身達則弘濟於人不

達則獨善焉也善與物之心無所施又不若若為良

醫以治人之顛連天運然在下之細人無官守民社
之守者其通塞不係人之休戚不幸而有疾向使尉
溫治之自活一人焉不過一家之人悅之太守長一
郡之民不下數千方枉者仰之以求直顛者仰之以
求直借令太守日抱病不事事則仰而告之者無所
倚賴是一郡之人不能安其生今焉太守有疾尉溫
藥之而疾不復作異爵而不舒者暢然以泰勞而耗
者充然以完事至物求蝕之而愈以應之而不墮枉
者以直顛者以植而一郡之人賴之是尉溫愈一人
之疾而數千萬人悅之與向所謂活一人說一家者
又不同矣方省而利溥君子蓋有取焉尔

送進士葉繼中膺召上京師序

率以求道士君子之志也孔子謂士志於道而恥惡
衣惡食者未足與議孟子謂堂高幾何食前方丈侍
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其視區區奉身之侈富貴外
物尔何哉志道改世之孝者或不知求道而先務
華衣服美飲食以奉其口體又持是矜人人從而終
之相習為誕慢驕恣而不知悔即佛徒得道不廢說
以自養者幾希有能卓然自立不淪淪於世者蓋終
申者斯可矣繼申年十二三時為邑庠生與子同舍
時越上張先生為師孤峻介特不諧於俗教久無聞
劉陋習以求底于道繼申方總角終日立侍祠越禮
度輒嚴責不必道繼申亦自知奮勵則盡弃去外習
孜孜務孝夜以繼日衣食第取禦寒充飢無華美甘

臆之奉至躬於場爨亦不憚勞勩入或嗤鄙之繼申
弗恤也先生見而喜之嘗指謂予曰是子趨向不凡
異日必能成立汝第觀之既而先生辭事歸越日予
亦備奠翰林每對同官論士必歷言繼申之賢且期
待之夫何繼申果領乙酉鄉薦明年會試南宮

廷對皆中優等既宴養有加復辭

手詔褒美賜歸

以榮其鄉里繼申益自退若不然而問李弥薦今年
春 詔詣銓曹官之伴滯事于通解官南歸頗行求
贈言予與繼申為同門友第以一日之長恒辱過札
今於其行能無一言乎科目取士不過進身之階而
立身揚名方自茲始若曰前日之澹薄志在公白之
富貴求而得之則去彼而取此非有道者之言也繼

申行矣以子之賢方不至此而善其善輔仁善不取不
勉若夫情終如始期無負所予吾子幸勉之

送劉先生致仕還會稽序

永樂初

仁宗皇帝在儲貳方毓德春宮東朝官僚

皆極一時之選會亂劉先生莒錫由南康校官受知

者薦擢同經局校書時開經筵文華殿翰林左右

春坊官分番進講先生則日侍左右授皇太子

簡玩罷或有所咨問必證據剖析無有餘蘊予時備

員翰林與先生同事尚朝歲十年後客以憂去不相

聞若救歲及予復宦春坊知先生典教二州再薦入

天官為考功主事後當洪熙改元封建親藩先生

以某序簡在特命為淮府長史宣德丙午予自京師

告歸先生以文贈行

年之 恩命復下矣予聞而喜

外 公卿迭舉後以為

以文見 先生為人所厚

不文為 先生為人為人所厚

峻高古略不 先生為人為人所厚

君子幼而 先生為人為人所厚

此 聖朝之隆恩盛典所以為

鄉之後進 先生為人為人所厚

弟朋友必 先生為人為人所厚

先生去位之日 先生為人為人所厚

先生去位之日 先生為人為人所厚

說舊以留連餘已矣者又不同矣古稱卿先生必有功於當世而後世不能忘者豈謂是耶

增江西按察司僉事汪君赴任序

御史九載陟明擢任不次出則宰藩府刺大州僉署憲臬蓋其常也有司衆務紛劇部符每下率刺藁興議督互至苟非和顏色軟語引咎動或拂矣以召侮辱御文出自內虛其職鞠職彈劾賢者尚節暨高者隆風止率棄於降屈故藩府大州之秩雖崇虛秉履臬司蓋以其地清峻要轄董威人而不董威於人歲時佩三品印巡歷西部守上文武吏帥其屬郊迎俯立道左隸兵負弩矢旗旌先驅至入纓分司關率一得通乃敢趨入拜階下視其喜慍以為從違乎令一

發縣吏蠲稅悍夫體解袂去屏翳以曉通朝廷恩澤使如日月雨露畢照而溥洽宜無不可為若士君子幼李杜行入為御史出蕭外其操得為之柄遇可為之時而又李足於知才足於行介可以好勇可以斷豈不毅然大丈夫哉鶴李汪君以激登鶴于桐校策多于場屋預石渠虎觀之選膺相府烏其受注秩滿出僉江右憲稟無至刺譏愾之冗以挫其苛禁有要轄董威之勢以隆其風庶理明慮周不偏於知右行飭志確無惑於守斷是行也聖天子方務肅清風紀以又安四海將見大江之西輻輳所經理節所指凡可以激濁揚清彰善瘴惡使上德畢照而溥洽者殆將無斷不用其心矣行之日卿之位于朝者

祖之微下言贈之予唯善君爲善其職斯位謀斯兩
時其可爲也而爲之教然大夫大夫矣於是乎書

送刑部山東司主事汪瑛瑛志序

瑛瑛予內姪也以太李上舍生試政于天官考主第
擢刑部山東司主事將之官別予嘗令請曰某辱受
於先生有骨肉之親游後之義今當遠違願輸一言
爲之規是行將服膺焉予因念起其先君子宗理以
媿媿之好莫逆之交瑛瑛從予游庠序時年未弱冠
雖清不天無子母氏底于成立屈指迄今三十六年
矣思其時君子不可見而獲見瑛瑛以才行擢顯宦
則予之喜當何如尚可已於言邪因釀之酒而告之
曰凡有官守者小心謹畏乃可以持貞子誌之矣

備詳密乃可以蒞事子能之矣謙和應接乃可以處
友子能之矣嚴厲修濟乃可以臨下子能之矣之教
者子皆能之即予欲有所言復何增益於子哉然而
終不能無一言也昔者子貢問夫子有一言可以終
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劉忠定公問溫公有一言可
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夫恕則推己之心誠則
盡己之心推己之心則與人不求備盡己之心則遇
人皆真實夫如是則自訟於內者初而致飾於外者
疎是故以之持身必正以之臨事必公以之處友必
直以之臨下必服向所謂子之所能者矣若無所事
矣呢司寇之官是非枉直所係不恕則忍不誠則欺
忍而欺則是非枉直從而真則矣司寇之真與子之

拙日就衰棄立貞顯親正坐于葦子其勉德於地下於地下慰慈母於堂上而積善以昭啓子孫者哉於是于其勉之楚班再拜曰敢不夙夜思以報先生之教遂書以贈行

送劉布賢通判澤州詩序

予曩歲由內艱起復赴行在以簿書役期獲謚名諱曰藹者幾半載特作從林空閒未入陸園與世未去如曠然遂穿彷彿無所措目行道者每不一引手而灑藩藍不密倚鱗不固欲拚而墜之下石馬者有矣希賢時以太學生歷試司寇猶怛然興隣每其輒軟語溫顏立開之俾毋戚戚然者及恩者復官于朝而希賢在刑部主事厚不報未嘗不往來

十傑也希賢以孤鞠成於母氏洪熙改元 朝廷排
恩贈官希賢首得 命以重違其親留連闕歲坐
是左遷得州悴解之官說舊感惜其去且謂海荒微
懼貽太安人憂作爲詩歌悵辭之既成什微予序昔
唐柳子厚爲柳州刺史能因其土俗爲禁殺而州人
順賴之以興起孝弟壽與柳連築其土俗不異况明
縣古敷所被無有遠迹者乎君其行哉然柳州改附
雜貴故一片不復而君以親故若日觀過知仁斯異
矣君其行哉 明天子在上君之善政誰能久專於
邊邪

送中書舍人程君得告南歸

中書舍人程君公琬得告南歸

君港而厚者既相與俱張祖錢以予自是君有減生
之舊且相好也焉予以言贈君常山之望族少穎悟
甫弱冠軼出行輩永梁初以善書徵詣公車出入館
閣幾十年獲與縉紳先生游後又汎交四方之賢者
由是士言日起既而授授冀城丞冀城為邑於江右
既大且劇朝多顯官卿多文士先是牧邑者率驢負
致靡不振蒙右習易之君始至官人見其年甚少且
初無任意其不更事夷然循故習君嚙不施設月餘
盡庶知其底蘊乃大振作雷厲斧鑿不少假借邑人
始而譁中而沮且二君務力遂後乃大悅服期年其
邑大治名聞江右聲甚及以憂去民知不可留追錢
以送之

東晉張闓來

京師在事冬官大司空憐其才留之

殺歲又乃得按今官君既列清要遂四力於文問漢
愿尉然予每見有所懷述未嘗不慨然起敬夫賢才
之在世如造物在地中所資不同而其敷暢條達者
亦異向使君父處一脚則不知朝廷之大四方賢
士大夫之多若又溷有司之事謚置倥傯其志慮
又安能寬廣心目游泳於翰墨之圃如今日試以君
之所履視物之所資可謂得其地矣他日趨羅漢以
將地益高資益深其所以敷暢奔走者又當何如耶
予耄且病日思退避而深見脚里之賢者得效其能
寧不快然於心目哉若君此行荷國家恩寵以此
崇其父兄宗族者人皆知之而能道之至於抱負
設之見於平昔者人或未及知而亦不遠也

其知而道者不道而其未知而不道者道一
是或一
道也

齊非齋文集卷之十八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弋陽黃濟撰

蜀府紀善書文齋稿正

序

送鄭太守之官西明序

積歲月錄勞效循資官人以之待常才其法公矣必
欲簡異賢者未可也以一人所知奉而授之又從而
試之以文墨按牘之事而視其能不能其法加詳矣
而所守所為或戾焉未可也不限以歲月不計其勞
效不專一人之文不待考之以文墨按牘之事雖知
其賸而公奉之斯得之矣宣德五年冬益司麻天下
鄉缺守者名以聞詔執政大臣合奉在定之賢者

於是三孤六卿侍郎諸君子集議於朝堂或曰某官
賢而有守其才足以當一郡衆皆曰然書其姓名于檮
詢謀僉同得二十五人馬上之天子親署其方復
降詔書優美俾兼傳之官而三山鄭君希玉以秩官
尚書郎出刺四明予於二十五人中知希玉最稔以
希玉一人視之則餘人信皆賢矣四明江左大郡脚
校三老多好持公論諒諒不阿中外士大夫林立清
議以希玉之所守所為於平昔者往而為郡何待求
文於人將公論自有不可掩者矣他時治禱第
當樞轄之地所謂先一州而後天下者尚何積
之以資推轂之吝而試觚櫝之才邪嘗聞古人之
優於為郡而劣於輔理者矣右希玉豈其然乎

龔母太孺人挽詩序

傷孺人年九十無疾而卒其孫永吉方列
官于朝訖聞以父歿已滿長年私官服喪之服即
邸第斬裏居廬為位哭盡哀縉紳交游咸赴唁又為
賦挽詩以紓其哀既成什介其脚友冬官主事婁君
其來徵言按貞母姓傅氏諱某以子貴封太孺人世
為烏傷望族年十六歸邑人龔印可龔故名閱太孺
人孝事姑嫜教睦夫黨本無違禮踰十年生二子叔
安叔寧俱在稚而印可卒乃屏膏沐謝絀織躬履勤
儉固持禮防姻黨稱之無間言及二子孝成為士叔
安登第為戶科給事中卒于官叔寧孝友尚義樂安
節堂以奉母所之名流咸為詩文以頌美之有孫六

人重孫八人每嘉時吉日大孺人雲冠霞帔坐堂上
諸婦孫先後張拱奉觴上壽大孺人以悲以喜顧諸
諸孫曰戒為尔家婦中遭变故若罹饑饉婦婦泣
備極艱苦致有今日然皆汝先世積善所臻務德向
孝以餘餘慶汝曹宜勉之太孺人年逾高而循禮度
中表脚族視為女師婦姑妯娌間謂或爭在聞太孺
人一言無不悔服邑大夫妻文尊禮而承事焉嗚呼
太孺人以盛年惕厉苦節復立釁氏門戶而壽考康
寧自見其子若孫豐亨光大天祐遐齡報施斯不爽
矣若天蓬露結高里之歌寓哀於樂亦以昭碩人之
孔德垂家訓于永世則序而傳之未為過也

徐德全挽詩序

予少游邑庠與前郡貢進士余彥輝相好德全彥輝

中表昆弟也每出城邑常止彥輝所予因獲與之交

德全為人謙慎和雅好讀書尤善筆札一時士友無

弗愛悅之彥輝歿後德全之從子簡為縣庠生與余

同舍自是予與德全往來尤密予在翰林簡領御薦

下第補太學生濟勵才名日振未及試用竟以疾客

死京師值予適以內艱去官乃以其纛附予舟南

歸塋之德全哀感不置一日詣庠舍復見其子律在

弟子列而沈潛靜專絕去表襮用心於內所字粹然

不雜予間與德全胥會雖重惜簡之不幸未嘗不深

喜律之將大有成也未幾律果以書經中於鄉中高

選及會試禮部入廷對俱居上列選入翰林為庶

選及會試禮部入廷對俱居上列選入翰林為庶

吉士及授職遂主刑部山西司事所在著善德全喜
謂所親曰吾家世以讀書為業及吾兄弟然或不振
此事正坐兒曹而吾兄子又隳於垂成今幸吾子底
于成先業有所付授矣每貽書與律所以勉其立身
行已者甚至入感多之開化邑乃山中夷曠之地絕
少狹得全所居周於十里皆腴田其平如掌隄上流
為大渠激波冷冷疏溉阡陌間當夏苗濯秀秋穀垂
實水光山色交映迤邐近德全暇日與二三親友散步
墟落斗酒聚歡往來勞問既安且適予因念人世在
世何幸遭逢盛時有子既賢而仕仕且顯及已筋
力未衰得與親戚故舊優游田里相安於無事若德
全者豈易得哉噫孰謂其竟止於斯耶律聞計奔述

莖且有期墓之表志屬在名筆垂信弗朽詞林群公
復爲挽詩揄揚潛德用紆哀於存者予與德全舊也
什而叙之嗚呼安順隨化智人之是是觀光昭永圖孝
子之至願德全殆將無憾矣乎家世行履卒莖歲月
表志具載云

贈汪彥琛復令肥城叙

古之明治體者論臨民必曰久又則民安而信之故
政行而不遠力勤而無怨于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
民其知此道乎仁人志士獲宰一同非不曰百里之
地可以有為也禮暴可以植良與賢可以起懦振廉
可以息貪教化可行風俗可厚也至之日未知所宜
施下之人未有所禮賦自不席温突黔輒更代去歲

或一易置焉或再易置焉既手足不得措則以傳舍
視其位而民亦過客視之上下不相信一切從軍前
簡烏何以有為哉 國朝官人例以九載為一任斯
久矣滿一任乃有黜陟故為令既滿去雖其宜於民
民亦不得留若肥城之民於其令一何至齊汪君以
元年令肥城既滿任循例赴天官其民數千百人詣
闕乞還 上嘉許之君復為肥城令又三年以憂去
民詣部使者懇留不可皆悵然矣其所依違乃屈指
計其服闕之期匍匐去伏 闕下又乞還之蓋肥城
之民自其令來二十餘年壯者老穉者壯家人父子
習熟是聞惟知一日不可以無令初不計其例之宜
與否也自非豈弟之化淪浹於人心如此哉孟秋之

奉檄東還伏暑既卸金風之涼荷州客與至於境
且見其民老扶幼攜舞并成禮且拜且慶益于行路
雖古稱德更得民才道如中如復崇特版圖路位溢
於才名浮其實者何如耶子與君世交為通家少同
志壯同季交同出而仕衡以不才叨列 待從之臣
不能論思獻納以裨益分寸且文惟旅進退竊食俸
祿媿君多矣君行諸友以予益贈信非直為君頌且
志子歎也

贈考功郎中率君考滿序

不矜之人恒靜靜則心平而智明故是非不立不其公
自誇之人多躁躁則心妄而意偏故好惡不得其正
聖言若水焉淵亭斯鑑盪盪涵斯鏡美理勢自然也今夫

居考課之司以黜陟天下士大夫好惡紛沓千前作
不奔而靜也則出其平與明之器以馭之妍媸輕重
待其自來進退子奪既非我得私則息怨喜愠何預
哉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此之謂也反是
則不能矣考功郎中畢君由名進士居其地十五年
子每見其入朝常獨立危坐未嘗與人狎語強笑
其容莊而不巧其氣和而婉其言寡而遜所謂不奔
而靜者君其人焉夫不奔非細故也昔姚崇居政府
對同官決事有德色人不足其量謝上蔡別用則
或曰何所得不止去得一矜字夫以古之名將貴
而如此而畢君乃若出於自然初不見其勉勵
上賞之美過人遠矣予又聞其嘗考功持節一

且位門謝客餘想自有所歸遺皆詳不受而蕭然
自居若布衣特則其所守又何如耶他日鈞衡之
理之任君維無其求求之於公道有所不免耳三
歲考績同官之化其予贈言夫聞人之善而樂道之
好德之心也或或予言為過情者豈知予者哉君名
昌字士發錢塘人

送陳先生致仕还天台叙

永樂中漸聞有以詩經魁多士者曰天台陳遂廷嘉
明年試礼部仍為首冠由是陳氏之詩遂名天下東
南卒者互相傳誦其文章以為矜式渾涵流麗壯
無滓要其指歸則又平實淳雅蓋正而能者也予竊
謂此非標榜於章句書詁誦於口耳者也其講貫

授受必有源委後乃聞其善又有惟昌先生窮經數十年老而弗懈蓋學其精華其芳潤以並燕來李廷嘉自髫髻遊庭下壯嚴寤寐滄海習長孔志若性所有其所至豈惟文哉後數年始識之於翰林和粹之容謙虛之行信知予向所聞者游好未幾而以疾告歸鄉里疾間益四方於李造詣愈精江右士子業進士者經承其指畫如射之言中矢不虛舛然李徒就正務先行實而後文藝云故出其門者多尚謹飭而無佻巧型範鼓然職今年春惟昌先生復由福清授官引年致政李君茂弘謂予曰吾鄉有陳先生父子為孝者師所向不差矣願侍文為先生贈所少慶後進之得所依也而江羊多岐或東以西不有標準

行將焉歸然則世固有賢如先生父子者若夫入豈不
有足頌以爲屬先主南歸遂誓以贈

賤用化全梁美之官序

文矣哉吾邑之無令也令非實無也無賢者有也吾邑
見賢者之令吾邑也親士大夫之仁者進者是之有
行者用其言以察民之好惡而又審之以己之權量
力行而不懈遠其父也翹翹者也姪姪者龍臺臺者集
敢獵而困者得以有挾民安而利之稅而信之故其
使之也不用符約而自信不煩馳驟而自奔不加束
縛而自固及其其事也弛然而獲休釋然而無憂隣
對告序歲有餘力勞邑攘攘我民已息賢者之治邑
利民如此哉又嘗見不賢之令吾邑也士大夫之正

直者則疏之邑人之佞諛者則信之不察民之好惡
而用智以自私又操之無恒持之不正逮其久也民
習而易之玩而侮之投其所好操戈以入室無所不
至矣是故翹翹者傲然而復張姘姘者有囚然而復狂
不仁者愈富而善長者不得申是非顛倒而小民塗
困極矣不賢者之治邑病民如此哉今天言秦相一因
乘除不交以其時考之斯可矣秦寧梁旋世以儒術
濟美李富而性溫由胄子起家必試盤錯已見利訟
今往今吾邑邑之細民若病渴之思蔗梁葛首之內生
甘樹得之必吟然而魁勃然而興矣且一二方家信
相僅足方石歸天朝版圖六七年賦無愆期民
不好訟郡晉輯集事必曰開化近聞郡教浸而以開

化焉首意豈邑有異哉治之者有異耳孔子曰三人
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其是之謂乎在尚勅焉因書以為序

送江浙僉憲嚴公赴任詩叙

善為政者奉其要則切約而剝博風憲之政無所不
際其要烏乎奉曰黜陟臧否而已或曰黜陟臧否天
官考功之職也而風憲奉之可乎曰此所謂激濁揚
清者也風憲官察察所部吏之臧否而黜陟之則小
人不得居其位而君子之位益固民利安焉非政之
要乎天子詔御史按察官劾罷諸司之不才者欲
以利民也志士仁人幸而居其位操其柄者寧不知
所以勸其心哉雖然為之固不易也為見如皎日而

後是非可公采沃如利刃焉後會之可中猶有義之
童也而操據者不得施猶此重之白也而所護者亦
足畏不知是不可以有為也必有怒若吾輩公者斯
可以有為矣公名恒字熙時關之靈凌也公名進主
為御史十年其濁理也明其臨事也斷其自持也固
其所守也約嘗持節歷西川鎮南津所至樹恩聲而
隆憲度名聞於人久矣今出為江州令聲秋其所育
以應所部吏之憾否而加出賊馬等特鑄照久以
度物姪媿輕重卒不能造矣由是而使君所得以行
其志而小人不得四其欲以利安天子之民所謂
功約而制博者政之要斯卒矣公既陞諱朝廷夙
夜之賢都邑游從之良相與祖之於國門臨岐贈

言紀謀成什授子右簡俾為之序予浙人也喜惠利
之將及而忘其階踰也於是乎書

遂監察御史徐君廷用之官南京叙

潮藩憲府十有一稱易治必曰歲饗羔豕與鬻俸廉
浙江上游其山川相屬其壤地相隣其土風氣習相
類士君子仕于朝者相視猶鄉人也廷用徐君嚴
之分水人以進士候官京師數歲矣主于其同門
友方君永吉永吉仕為衛府紀善予為長史以師
故甚相好也由是獲交廷用廷用年與予俱嘗粹然
如截肪就琢光耀不露而溫潤可掬與之交如心醉
醇醪不竟酣暢今年夏拜監御史分治南京親朋
愛其德崇其除而惜其去也出祖于政槐橋南贈水

直畏而什之以叙憲屬夫御史 天憲執法之臣也
予竊以為士之大疎曠者不可以為御史 俱其過寬
而縱也太密察者不可以為御史 慮其過深而刻也
過寬而縱則法弛而民玩 過深而刻則法暴而民殘
弛而玩上不立矣 暴而殘下不支矣 不待申而與
之可乎 今夫光明平恕疎曠而不寬 密也 敬慎詳雅
密察而無深刻也 是故不弛不玩 井然不乱 不暴不
殘 恬然以安 夫如是而多冠以表之 綉衣以褰之 玉
斧以威之 斯可謂稱其服矣 是不於吾廷用以之將
復誰真邪 廷用勉之 樹隆風 去振布 綱紀使 朝廷
尊安 異時論浙藩之士 賢而先大者 本之山川之秀
地之美 土風無習之淳 猶必曰 嚴濬嚴濬云者 刻

其榮也寧不有與焉尔

送廣西布政司檢校胡孟時復任詩序

南海有隱君子二人曰王子倫曰胡孟時皆以文行
自飾其躬得佳客於縉紳間籍其芳伯連射休暇會
同一子衣衣危冠揖談于俎豆間雅言清論動有裨
者宥筵衆聞不厭每當有所製述操觚吐詞必必驚
人宣德中尚使者相繼劍起之會 上業欲妙選文
士列置清切地以備顧問而二人者適至執政得
之喜甚引接社下之與之議論古今又歎談以詩賦
二人者嬰咎如扣鐘方序之以應西求而事覺中輟
孟時燕校廣西會府于倫丞散衆咸曰是誠選其材
而用之邪有知之者則曰君子表其位而將有若二

子者將無入而不自得焉及客至官果於其職之
外處之甚適今年春大臣復薦為起子倫而孟時考諫
聖吏部計三年別再見于途旅驩其秋八月孟時將
還廣西子倫集其親友祖之于東門首為四韻詩以
叙其聯合之情即帝而和者數十人并而書之虛其
右簡將就名能文者叙之子文聞二子名遂效於他
人卷中見其文章渴飲一識面一日偶遇予僚友本
卷李先生第二子在焉信磊落環偉人滿頰蓋問已
心許矣本蕃以叙見薦因不暇以不能文為辭乃言
曰昔烏大夫以礼羅石屢士置幕下韓子謂其必能
相與以有成今廣西之方伯連帥予及識之好賢下
士豈盡出烏重胤下而孟時之賢亦豈過之在集以不多

讓况以 朝廷命使履大府檢校之職哉彼所謂外
敬正士與私便其身置者主寘之間吾知其無是也
必矣况是以共成治功而保 天子寵命顧不偉哉
三人者作而謝曰先生之言信祝規也請書以為敘
送大理少卿呂公致仕漏越王亭

大理少卿呂公宋丞相忠穆公九世孫由南京趨行
在上疏引年詔優許之張傳南還卿之後又在官者
慕公之為人以予嘗辱知於公來徵言公於洪武間
以卿貢進士與教溧陽用薦者超遷江蘇按察僉事
未幾初纂脩 中秘閣復出為僉事歷山西福建二
履歷十年宣德初入為今官公平日問季務於躬行
故居官必求盡其職在溧陽時年尚少教然立物道

以引先之語生經承其指引咸有所成就其為按察
官也為學無不黨以共植善類夙夜兢兢在官之畏
受聘司文無士之聲名者必進而告之以立身行德
之要其言懇懇聞者無不感動至於列九卿持三
法存於心於官在益之中而惠之及人也博哉益公之
李有本治心先明而資之以動氣自初至老未嘗
緩宜其於去就之際一決於義斷然弗疑士君子讀
書求道見諸行事有若公者可以死矣公其賜乎
辭之靈山有舍其水有鑑湖東南名勝也公歸而必
樂焉一動一靜既壽既樂詠毓於春風化日中安享
太平之福用昭臨先公之文獻於無窮寧不快哉

送滁州一守方君復任序

孔子作春秋屬辭比事以為教治其業者必貫穿始末會通其此禮以觀世變然後聖人之大經大法微辭與義可得而窺不然猶繪天地畫日月莫知其端倪也科目以五經試士四經皆有章旨以傳義理兩程度可循惟春秋引物連類先後錯綜各有指歸苟不有師承講貫以符其筌蹄所獲誰矣予蚤歲讀經於即校聞嚴陵張先生明善前朝碩儒以是經教授郡庠為孝者標準屢欲衣糧相從而竟不遂故李卒以無成永樂初忝官翰林而先生之高第弟子方若年仲以是經冠鄉闈及會試禮部翰林辭公時為李士實主文衡閱卷通夕忽得年仲所作擊節稱嘆即以此輩人畧魁字於卷首逮啓封而年仲之名遂隱一

特予亟欲往過扣其底蘊以聞所未聞會年仲拜行
入將命四方出宰遠邑遷三州二守及今蓋三十
年矣繼進京師試客以窮經之要年仲曰嘗聞之
先師舍傳而求之經庶得華削之旨予深嘆服然未
暇畢其說也明日行還滌州其鄉友之仕于朝者
屬予以文贈年仲予所畏者袁燕石以履玄圃可乎
以年仲之所挾視其同輩之顯者奚負而官不過上
士祿不滿二百石南北奔走不得安於其位士林公
議多不能平而年仲於本其職乃若不勝者庶公卒
惠洽於其下而未嘗自居年仲蓋志於道者也功名
富貴又何以云哉予聞春秋聖人之權書也權則有
時中之道焉年仲殆將得於是矣

送刑部侍郎段公復任序

長陵初正大統至高文治永樂甲申會試多士詰有
自如洪武甲子之額二甲相距廿載文運更新賢
特感乃拔其卓異者若干人讀書五秘閣春鴻與
隆人莫與比越十年始官之初命居副司使官盤詰
以驗其銜利果不缺折乃始授以大柄於是有所
大憲入二六卿近居蔡掖掌制誥率而措之死
施而不宜夫天之生靈猶材木之質於地其原阜之
高生氣之厚而又培之以豐滋澍之以滋液風惠雨
露鼓舞潤澤以至於千雲霄庭廊廟豈偶然哉觀陵
段公持事最在諸公中以淳和之姿澹靜之志永存
於詩書琴瑟之苑深道自得有遺餘矣其所以

若從政自刑部郎中出為山東參政入為秋官少司
寇蓋二十餘年矣其心自堅之操忠厚之心果毅之志
朝廷知之朋友信之而息之及於下亦既久矣古之
士師以仁義中正徵其欽恤之心故能治上德而化
下民秦漢以下不師堯舜孔子之道而深刻是務致
使儒與名法或相背馳以相訾訾亦何心哉 聖天
子方務有虞之治而執法之臣有知吾段公者斯可
望也矣斯可望也矣公於僕頗辱知己其考績兩備
也爰游來微言敢用是復之

恩榮倡和集序

治世之音和平而不怨愉樂而不流渾厚而無絀巧
蓋光嶽氣完之日 朝廷清明士得其所養志之

至而發於言者得夫性情之正是固不可與厯亂鈞
裂之世溼蔚流靡之音一際論也四明鄭君雍之是季
進士入翰林由中書舍人改行人司副陞河南按察
僉事而實與尚書陳公章十人者皆直禁中及備
編簡兩受恩勅一再加贈其名雍言管賦七
言近體詩四韻以紀其際遇隆平家勅恩眷之盛
未須是本其所致以寓天感激思報之意尚書公以
下人者從而和之其他工於韻語者皆屬和焉篇
簡名益翰於孝士公民則為壽古其卷首曰思
崇信和集予得而和之喜而嘆曰美矣哉雍言之為
是詩也居無而不亡所自圖報而思脩其身其和
而異其志確以專有九善不足之意焉諸公之知之

者樂其已及而勉其未至崇之不逾高蓋是無過情
得之會朝仁之道焉此非所謂當先發氣完之日居
清明之朝得其所以爲樂而爲治世之音者歟意
君上之恩臣子得之以爲榮而忘其大也立身
以顯父母若雖言者可以無愧矣魏之令名將與是
什同垂於不朽矣雅言則秦郡王府教授鄭先生
之仲子與伯兄復言相繼登進士並列顯貴士林推
重云

送淳安令龔君赴任序

一邑之民安與困係乎一令之賢與否如之何不慎
其選而整授之歟藉令有一邑而其地相接其上
風氣習相類其好惡休戚相關也而一焉官者服從

貧者不至於重困強暴帖然怯懦者有所恃以自安
賦備無愆期獄訟不興興上社督責之暴而下絕囁
藉之苦人得休休焉以養其羸老而字其幼孩何哉
令賢而民安也其一焉富者漁於衆而玩其事致貧
者蕩粟其室而不支怯懦者無所憑依而強暴者益
以橫通負山積督責水至老稚歎歎然不得安其生
何哉令不賢而民困也噫一邑之民安與困係乎一
令之賢與否如之何不慎其選而輕授之歟睦之淳
安與吾開化壤地實相接也土風氣習實相類也好
惡休戚實相關也往年開化有賢令淳安之民取其
令之不如有思欲赴愬於開化者矣及淳安之令賢
而開化之民思而慕之亦然令一邑之民又安不聞

有所慕豈後至者之賢俱不逮於前日者歟去年關
化拜新令予嘗以言本民休戚之所係若揭而望
時雨者告之洗耳以聆其初政而未聞也昨日淳安
之士大夫告予曰吾邑自張令去後數易而屬有是
非顛倒小民重困極矣今而幸得龍君焉君高郵之
望族胄監之英也孝悌而行飭志銳而才敏豈天官
慎其所選而不輕授者故淳安之民其望乎願得先
生文以送之予辭弗獲因奉于邑之民休戚好惡之
相聞者為龍君告異時二邑之民有先慕悅而思欲
赴類者政斯優矣士大夫之在朝者寧不與有光乎

送禮部員外郎馮君出守會稽序

大宗伯胡公以直清典三禮為天子所重俾置僚

吏皆一時名士敬慎以承公志上下惟和神人以治
人感謂六卿分職春官之屬尤粹焉馮君敏訓廬後
人情字能文章器識過人而恬場退諒率進士為
曹主事未久公薦其才遷員外郎會嘉興二米石
共治天下 詔輔臣合身在吏之賢者置之列郡賜
以 手詔俾得去牽制以從便宜二三年間後先被
命者數十人入各自矜奮以恩報稱至則屏豪猾祛
奸蠹良善者植焉故雖有力役之勞水旱之沴尚之
而不擾 天子念寄托之不負思得居郡者人比昔若
是故求之弼切而諮之益精於是君由員外郎拜會
稽太守采衣象笏承命以行而憺惜君之去咸曰馮
君行飭於躬而字足以稽古慮周於物而才足以濟

事餘其得行於朝廷而可及於天下者蓋之一郡
焉所被者狹而所係者輕矣予聞之曰賢才萃於
京師若廣庭宵張數十百炬煌煌列照也如屏一二
炬何損於明哉一室之內不得一炬斯晦矣朝廷
猶廣庭也郡猶一室也微廣庭一炬於數十百炬之
中置之一室使之煌煌焉此聖朝用布廷諸賢也
為二千石之素心至也况會稽視江左諸郡最大
人才之所產粗賦之所出民休戚之所係其被果狹
哉以君之賢大臣知而薦之天子信而用之其係
果輕哉昔唐足從仕有重內輕外之嫌故陸贄由禮
部員外郎出刺歛人以為不當去韓子道願留者之
意作詩送之曰毋戾其驅天子有詔公則不然

皇上頒君以父安江左之民請毋緩其驅矣

送涑水教諭虞君赴任序

孟善虞君候選于銓曹九閱月始得拜命典教涑水將之官一時同門友萃于京師者幾二十人相率祖君于西郭以予有一日之長咸俾以言贈虞氏唐永興公之裔由會稽遷開化為衣纓家孟善之伯父曰士廉先生與其弟彥恭國初皆以明經貢良率同時為縣令有廉惠志而士廉先生歸老于家年六十餘号梅雪翁開門授徒丰儀峻整紅頰而白鬚鄉里移生望之為人中標準梅雪翁之仲子孟表與孟善俱為邑庠生同受經于非齊何先生之門孟表先登永樂甲申進士為兵科給事中而孟善舉領甲

午卿薦明年以乙科擢集縣教諭丁外艱服除調今
 宰云夫以李陵育材以科目取士而天下賢才莫不
 由是而出豈獨今為然哉至其相引之登進身之階
 本有不由師而得者况是邑密迩畿內被 王化最
 深君當以其平日所得於父兄師友者用以陶範後
 進之士意必有豪傑之才若古望諸君之流者使得
 由是而自薦於 朝廷以致其遠且大者則隱之功
 顧不偉哉

卷之八
 文後
 十八